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欢迎来稿。  
投稿邮箱:wyhappy781@163.com



## 短命的“东洋桥”

□苏学勤

一座桥梁的命名一般都是有讲究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文人还是普通百姓,大家都期盼新桥能取个好名字,可以流芳百世。抗日战争期间,地处苏中战略要地的海安,在侵略者的淫威之下,只能将一座已有几百年历史的桥梁强行改成了有半殖民地意味的桥名——“东洋桥”。但这个桥名注定是短命的。

几百年前,海安县城就有东楹桥、中楹桥、西楹桥三座木桥,据文史资料记载,这三座桥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时,由陈遯、徐骥等人出资助建的,横跨在当时“上官运盐河”上,即现在的通畅运河上。

“楹”字有“门户”的意思,三桥的分布,在当时也是合理的。这三座桥的名字,地理位置在前、“楹”字居中、桥字在后,无论从哪个方面评价,三座桥名均是上乘之作,好听、好记,一直沿用至今。

东楹桥一带,旧为倪家渡,也就是现在东州公园南边300米处的通畅河边口,这里距老212省道约有200米距离,是以前通向李堡、角斜、老坝港的一条省级公路通道。

1939年,日本鬼子侵占海安时,驻有二三十个日本鬼子在镇上,伪军则是“和平军”二十六师的部队。那时的海安周围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多为泥土路,路况很不好。日本鬼子要想由南通向干榆方向用汽车运输物资,往海安镇向北跨过“通畅河”,必须要有一座结实的桥梁。当时海安虽有几座桥,但无公路通行。于是日本鬼子就在东楹桥旧址建了一座木桥,过桥向北便是丁儿桥,连接由东台县延伸过来的公路,达到打通南北通道运输掠夺物资的方便。

按理说,桥是建在中国的土地上,建桥的材料是中国人的,建桥的工人也是中国人,桥建在原来的东楹桥旧址上,桥名应当还是东楹桥。但此时的日伪政权刚建立不久,正在推行所谓的“文化渗透”的策略。改名“东洋桥”后,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切齿痛恨。

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有民族气节的海安人立即对“东洋桥”这个桥名提出抗议,经过当时的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同意,将这座建了5年多的桥拆毁,让羞辱永远地消失。短命的“东洋桥”终于寿终,这些都有资料可查。

如今,海安人很少听到“东洋桥”这个称呼了,但这段“东洋桥”的历史,不当被人们忘记。



上:1928年拼茶市全图,下左:拼茶溯回亭,下右:拼茶通济桥



## 百年前的拼茶市

□缪庭

如东拼茶清末商号近三百,人口十万余,镇区近五里的“丁”字形石板长街和西圆门向南、北板桥向北的砖铺街已全部铺成。

民国元年(1912)经东台公署批准拼茶镇成立拼茶市董事办事处,缪步青任董事,拼茶始称“市”。

1913年拼茶人口逾十二万,可耕面积达三十万亩,遂建立拼茶市公所,仍隶属东台。拼茶市除了管辖拼茶镇、泅泽镇外,还管辖二百五十多个村庄。市公所驻于通济桥北首的寿圣寺。其后设立拼茶市巡警局,一些机构冠以“市”之称。拼茶启秀高等小学堂更名为拼茶市立第一高等小学校。由缪兰章(缪香谷)创办并任堂长的养正初等小学堂更名为拼茶市立第三、第四初等小学校。其后创建的小学命名为拼茶市立第五初小(范洑)、拼茶市立第六初小(康庄),拼茶市立第七初小(泅泽)。1926年缪文功、张正藩编成《拼茶市乡土志》。

1921年8月设立拼茶市公共图书馆,馆室十三间,藏书一万册。1922年缪步青筹集大洋9995元,购置建材,拟修小洋口三孔石涵。1925年 拼茶市的叶实夫、缪德载、蔡牧山、蔡晦渔、蔡观明等发起青年进步组织“知社”,成员三十多人,出版物《海日》,宣传马克思主义。1928年1月成立拼茶市行政局,发行官方报纸《昌报》共一百数十期。成立拼茶市保卫团和商团、渔团。剪辮放足,创办启秀石印社,建立拼茶初级中学,建立十几所小学。设立民众教育馆、公共体育场和拼茶公园。另有更具体二十项业绩不一赘述。

笔者珍藏一幅拼茶市全图,62×44厘米,铅印,彩色,制于1928年8月(见上图)。图中河流、主道、小道纵横交错,桥梁、庙宇、村庄错落有致。标有二百九十多个地名,其中大多数是现在废弃的老地名。北捍堰(范公堤)北边,由东向西灶墩有编号,南捍堰(嵇公堤)长约三十里,呈弓背状。

老地名中不少有数字,例如:五里坊、七里缺。有的与植物有关,例如:椿树园、竹窠头。有的表明地貌特征,例如:沙港、滩河口。还有些带有典故色彩,例如:晒衣口、关口桥。姓氏地名达八十多个,诸如:霍家庄、费家庄。有一些用了两个姓,例如:缪杨庄、金田庄。有的为了避免同名,加上东、西、南、北、大、小,例如:南蔡家楼、北蔡家楼;东大缪庄、西大缪庄、小缪家庄。有很多以河、庙、窑、坝、岸、环命名。还有些表明荒芜之地,例如:黄泥荡、长墩荒田。长墩荒田位于拼茶市东南,按比例推算约八千亩。

1929年8月奉令拼茶市行政局与角斜乡行政局合并,成立东台县第四区公所,拼茶“市”改为“镇”。



## 南通大学曾简称“南大”

□何美红

初夏时节,一场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不经意间引爆狂欢。5月11日第一轮比赛中,南通队客场2比1战胜南京队,赢下两城德比之战。南通球迷现场向南京球迷高喊“叫南哥”,地域性网络热梗“南哥”迅速走红。随着赛事升温,参与“南哥之争”的地域范围扩大,将江苏各市球迷的竞争心理具象化,既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也反映出当代社会对身份认同的多元化需求。部分南通球迷甚至加码提出将“通大”改称“南大”。此话虽纯属玩梗,但背后却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南通大学历史上确实使用过“南大”这一简称。

①《申报》报道《南中校长辞职离校》(1928年4月)。②1928年9月,何玉书厅长(画○者)及随员张蓬舟(画×者)与上海各报记者合影(《图画时报》1928年第502期)。③张蓬舟。④南大校刊。⑤上海《民国日报》关于南通大学纺织课学生参观兵工厂的报道(1929年4月)。⑥当年的南通大学农院大门。

早在张謇生前,就有合并农、医、纺三校为南通大学的计划。张謇逝世后,继掌三校的张孝若于1928年6月“召集农、医、纺三大学教职员、学生,于南通农科大学开南通大学筹备委员会”会议,提出“合并三大学而为南通大学,分农、医、纺三科”。同年8月,私立南通大学成立,于右任、李宗仁等名流与校方人士担任校董。

关于该校简称,当年的《南通大学成立纪念刊》未提及,笔者也没能找到学校章程与相关记载。但翻阅民国报刊书籍发现,“南大”常被用来指称该校。1929年1月《通通日报》刊有报道《南大崇中球讯》,内容为南通大学医科与崇敬中学在公共体育场进行篮球比赛。1933年6月,瞿立衡为《江苏南通大学医学院一九三四级毕业纪念刊》作“科长序文”,首句就是“我南大医科”,而此时该校已根据新颁教育

法令改称“南通学院”。(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具备三个学院的高校才能称为大学。因法定大学学院中无纺织门类,南通大学只能以农、医两个学院的办学规模向政府注册,纺科成为附办。1930年11月,学校不得不改称南通学院。)

南通大学被简称为“南大”的情况并非仅出现在本地报刊。1929年4月,上海《民国日报》一则关于南通大学纺织课学生参观兵工厂的报道,标题直接以“南大”指称该校。自1928年起,张蓬舟(后成为著名战地记者、文史家)曾多次陪同省农矿厅长兼南通大学校董何玉书赴通,在其1933年出版的《南边风情记》一书中,就多处用到这一简称,如张孝若“在南大的欢迎校董会席上的演说”,“何(玉书)厅长去赴南大的演讲会”及参加“南大校董会会议”等。

当年南通大学简称“南大”与如今足球赛引发的“南哥”之争本质不同。国民党政府1928年4月合并南京原有高校设立国立中央大学,而南京大学的名称出现于1949年以后,所以此前南京等地民众与中央大学是不会在意南通大学简称为“南大”的。

同时,因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被简称为“京”,故彼时的“京沪线”指南京到上海的铁路,“进京”即到南京。受此影响,南京中学简称为“京中”(也有报刊称其“南中”),并创办了《京中校刊》。所以,那时的南通不仅大学被简称为“南大”,连“南通中学”也被简称为“南中”。1927年《通海新报》有《南中近讯》,1928年《申报》先后刊登《南中校长辞职离校》《南中实小校长已保释》等新闻,同年11月,旧报报道南通补习中学初中部与农校中学部“借南中操场比赛”篮足二球。这

里的“南中”,指的都是南通中学。

不过,当年的“南大”简称也并非南通大学独有。民国史料显示,当时位于广州的“岭南大学”也以此为简称(1938年迁香港,现简称“岭大”),并以《南大》命名校刊。由于两校地理位置相距较远,加之当时信息传播不发达,并未出现简称争抢情况。而现今以“南”字打头的大学除了南京、南通,还有南开大学、南昌大学、南宁大学、南华大学等。尽管南京大学早在2001年就申请注册了“南大”商标,但2014年南昌大学在官网发布的《南昌大学章程》中仍将校名简称为“南大”,曾引发舆论争议,而该章程自颁布实施以来,未见修改。

现在的南通大学于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章程中已明确简称为“通大”。而如今南通人口中的所谓“南大”“小南大”,只不过调侃而已,尽管这所学校历史上确实拥有过这个名称。

## 邱公祠兴毁碑中录:千秋俎豆真英雄

□彭淮

今岁,恰逢抗战胜利80周年。我想起小时听家人说起过邱陞抗倭的英勇事迹。明嘉靖年间,山西游击邱陞奉命南下,驻军如皋。他率军于白蒲、丁堰、如城东门外、西场,大战倭寇,斩俘敌军数千人。尚余小股倭寇逃窜泰兴,邱公昼夜追击,不幸马失前蹄,遇难新沙。时为嘉靖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朝廷赐封“昭勇”,下令于如皋修建祠堂。明清两代,每岁春秋仲月,如皋县知事率众前往祠堂祭拜邱公(1926年4月11日《时报·拨款改建邱公祠》)。

关于邱公祠历史,已故如皋文史老人周思璋撰有不足千字短文《邱公祠兴废》。据此,乾隆三年,邱公祠移至南门(安定广场附近),房屋18间,基地4亩,光绪末年倒塌。“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同仇敌忾。1931年9月27日,如皋近两万人召开反日救国大会。县教育局缮写员陈吉哉慷慨陈词,誓死杀敌。会后,陈吉哉被推为劝募委员,参与发起募捐,共得法币4500多元,向东北义勇军、十九路军各汇1000元,剩余用作重修邱公祠,于体育场东南(安定广场东边)建成三间正殿的邱公祠。殿中有邱陞雕像。1939年,日寇侵犯如皋,摧毁邱公祠。

周思璋记述,可能为陈吉哉暮年追忆所言。文中细节偏误,不可避免。经如皋市新四军研究会帮助,我有幸前往沪宁两地查阅文献,发现许情荃《修复如皋邱昭勇将军祠碑》(刊于1935年第213期《虞社》、1935年第2卷第3期《文艺掇华》),抄录如下,以补史欠:

如皋之有邱公祠,自前明始,位于城东门。清初,不戒于火,毁过半。迨乾隆三年,衡阳丁元正宰如皋,慨然捐俸,令其后嗣修建城南,即今之祠址也。虽邱氏子孙,亦尝兴修改作,而物换星移,沧桑变而人事乖,不能无丹青零落之感,盖已一百九十余年于兹矣。慨自国变以来,一通都大邑,历代名臣祠庙,享祀既停。一任风雨晦明,藁葬荒祠,凡辟为官舍,夷为民居者,何可胜数,而斯祠空堂颓壁,巍然独存,有复兴之机,宁非数欤?要亦平倭之功,为民族增荣,追泽及于百世,有以致之也。公讳陞,字嵩山,河南封邱人,自明嘉靖三十八年,以山西游击奉调驻皋,趋援于白蒲,继战于丁堰,再战于城东门之外,斩获有差。复与副使刘景韶诸将,出奇兵追击于西场,围剿于仲家园,俘斩千余,更剿剿于刘庄,倭乃尽歼,论功晋参将。余寇有窜入泰州,转奔泰兴者。公感激驰驱,奋不顾身,誓灭此朝食,穷追三昼夜。日暮至新沙,马蹶遇难,时六月二十九日也。朝命赐谥昭勇,勒建祠,祀于皋。论当年战史,江北一隅,如皋实为要冲。虽刘副使善督策,唐御史李巡抚善调遣,苟非公忠贞报国,智勇兼备,出奇制胜,未必能奏肤功。貽皋人以长治久安。

是庙湾之计不成,势必危及淮扬以西。公能保全如皋,实即保全大局。视南通曹顶之功,殆有过之。然则皋人蒙其麻者,三百数十年,竟任斯祠之颓废,而不葺修,以妥其灵,享祀以报其德,于心安乎?会二十年秋,辽沈变起,寇患日深。东北抗日义勇军兴,誓雪国耻。皋人振奋设会,募救国金以助之。因慨然曰:“邱公为平倭先烈,军人楷模。苟人人忠勇如公,暴日不足平也。”宜以救国余金,修复公祠,以彰忠烈。”用昭激劝,众共赴之。邱氏后贤,亦愿以管理之权,让诸公家。于是救国金募集委员会偕第一区区长,规画整治。凡贫民荒废民居者,均给资迁徙,朽者易之,荒者辟之。兴土木,勤丹雘,备物致用,俎豆莘莘,蔚然改观:曰正殿,曰左厢,曰大门,曰厅事,计十楹。花坛以南,辟为表门,缭以长垣,置两侧门。祠后有田,基地共一百六十六方丈,微与县志所载四亩有异。盖年代久远,弗可考矣。经始于二十二年三月,迄二十三年八月蒞事,共靡银币二千三百九十余圆。胥取给于救国金。邱氏忠裔,则有饷助助币二十,锡爵助币一百圆云。工既竣,县府令管理地方款产处司之。各机关团体领袖,偕官长士绅,于是年八月九日举行公祭,以庆落成,并规定六月二十九日为岁岁公祭之期。著为例,其与公同难诸烈士吕良、王雄、史玖、邵秀亦附祀焉。嗟乎!世亟矣。听鼓鼙而思将帅。凡我民族闻邱公之风,庶几奋然兴起也乎。邱公有灵亦当默相之矣。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谷旦刊立许情荃(许树枌)为如皋名士。他借助碑文评鹭邱公的平倭功绩,不输南通曹顶。邱公杀敌,护卫如皋,也确保江北安全,战绩不可不大。所述重修邱公祠时间,源于1931年秋,与《邱公祠兴废》所述9月27日契合。《邱公祠兴废》又言邱公祠重建,修筑“三间正殿、前围砖墙”。据其描述,疑为邱公祠首次修筑(1926年)的成果。是年春,如皋县教育局局长、乡绅沙元桀,见到祠堂颓败,不堪入目,又知邱家后裔衰败式微,无力修筑家祠,决心出面修葺扩建邱公祠。他呈请县公署,拨用地方公费1000元,于南门外体育场附近,又建平房三间、表门

一座,塑造横刀立马像一尊(1926年4月11日《时报·拨款改建邱公祠》)。1932年底,作家易君左(时为江苏省教育厅庶务主任)前往南通、如皋考察教育,沿途寻访抗倭遗址。1934年初第3卷第1.2合期《江苏教育》,刊出易君左提供的两幅旧影。一幅为《邱陞画像》,另一幅为旧照《邱公祠:在如皋》——瓦房砖墙正中矗立着一扇“n”形大门,门上有匾,字迹虽不清,但内容无疑,赞誉邱公。这座高耸的牌门,可能就是那座沙元桀修建的表门。

《修复如皋邱昭勇将军祠碑》所述重修邱公祠,始于1933年3月,止于1934年8月。此为第二次修建。重修缘由的确可以追溯到“九一八”事变后如皋人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1931年10月2日《申报》刊出消息《各地抗日救国之激昂·如皋》:

自日军占我东三省后,全国震愤。本县各界,二十七日午后二时,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各界反日救国民众大会,到四千人,莫不气愤填膺,誓死抗日救国。全场空气,异常紧张,各界代表均有极沉痛之演说,并电请中央严重抗日,整军备战。全县民众誓为政府后盾。会毕,游行而散。

这次盛会的时间、地点,均与《邱公祠兴废》所述吻合。不过人数只有四千人,远远不足“两万人”。更重要的是,“游行而散”,未曾会后(1931年9月27日)即刻募捐。碑文所述“皋人振奋设会,募救国金以助之”,时间约在1932年秋冬。是年8月18日《时事新报》刊出《各方踊跃捐助义军》,如皋救国金募捐委员会为如皋民众团体应时组织,召开第一次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从如皋农民银行汇出1000元至上海中国银行,捐给东北义勇军。11月23日,《时事新报》刊出《后援会讯》,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于22日收到如皋救国金募捐委员会捐款1000元,用于置办寒衣。如皋爱国人士两次向东北义勇军捐款,共计2000元。至于《邱公祠兴废》所述向十九路军捐款1000元,很有可能是误传。用于修建邱公祠的剩余款项,冒遇春《如皋邱公祠》(1936年11月22日《时报》)记为:“九一八”事变邑人募集救国

金,乃另移拨两千余元,重修公祠。”许情荃碑文记为2390多银圆,可见捐款总数为4390余元。《邱公祠兴废》述及捐款为4500多元法币,不仅数额稍有偏差,而且计额单位显然有差。彼时,仍用银圆。直至1935年11月,才有法币流通。

邱公祠第二次修缮完毕后,面貌焕然一新。冒遇春《如皋邱公祠》深情赞誉:“宇貌重新,一代抗日英雄,自从永享千秋俎豆。”许情荃写下碑文之余,又作长诗《题邱昭勇公祠》,见诸1935年第6期《国学论衡》:

男儿不能珥笔承明庐,亦当愤弃终军襦。岛夷日逼国不国,请缨要击东倭奴。创巨痛深今辟谷,我公不生嗜与敌?四百余年碧血新,嘉靖平倭彰史迹。崇祠岢岢城南偏,风雨晦修埋荒烟。民思遗爱谋修复,数典况有文孙贤。此举宁独崇观瞻,敌忾同仇先祖鞭。曹公亭子峙扶海,功烈不磨同珥珪。更铸金像师范蠡,千秋魂魄犹恋此。微公之灵执爇豕,观封瞻眺雪国耻。诈作赞曹辟公抗倭事迹,认为其功可与南通曹公媲美,永不磨灭。“民思遗爱谋修复,数典况有文孙贤”,令后世如皋人读来,自有喟叹。“文孙贤”又传颂邱氏后人捐资修祠的抗倭佳话。“民思”即指沙元桀等人心系前贤建功,重修祠堂。1935年初,沙元桀又于邱公祠中树起一座《明兵备副使刘景韶、参将邱陞、义官吴軺平倭始末记碑》。此碑由郭雍南撰文,王福祥丹书,内容与许情荃碑文互补。

如皋人不仅修繕邱公祠,也不忘祭拜邱公。民国某年6月20日《如皋民报·本月廿九日邱公殉难纪念》就有记述。1934年,如皋地方各机关团体为邱公祠建成,举行筹备公祭会议议决,由地方长官主祭。今年按例邀请县长莅临邱公祠主祭。先期由政府去函通知各机关出席公祭仪式。为了鼓励驻如部队一八一团抗日,印制十份《邱公略传》,请县长函赠一八一团,同时邀请部队参加公祭。

抗战烽火中,日军铁蹄践踏如皋,邱公祠不幸毁于兵燹。这座承载着数百年祭祀香火的古建,连同绵延不绝的公祭传统,都在硝烟中戛然而止。而今,如皋正在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若能借此良机重建邱公祠,与南通的曹公祠形成双璧,必将为这座古邑增添一道厚重的人文景观。